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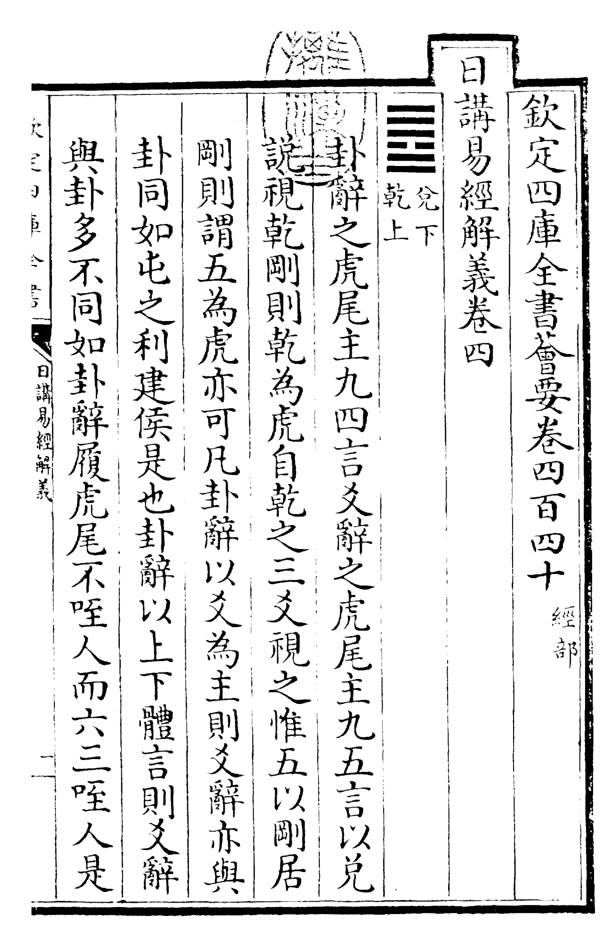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百四十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四

䷉ 兌下乾上

卦辭之虎尾主九四言爻辭之虎尾主九五言以兌說視乾剛則乾為虎自乾之三爻視之惟五以剛居剛則謂五為虎亦可凡卦辭以爻為主則爻辭亦與卦同如屯之利建侯是也卦辭以上下體言則爻辭與卦多不同如卦辭履虎尾不咥人而六三咥人是

也合六爻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陽爻居陰位謙也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為善

履虎尾不咥人亨

此卦兌下乾上八卦惟兌為至弱惟乾為至健以至弱而躡於至健之後有危道焉故名為履卦辭言人之所履雖有危機而貴有善於處危之道也文王繫

履彖辭曰凡人處世當是非利害之衝皆危機之所伏如猛虎在前而人躡其後為履虎尾之象夫虎尾而履之未有不咥人者亦甚危矣然兑以和說為義則溫厚和平自有以戢强暴之心而免傷害之及猶履虎尾而不咥人也以此求進則從容而得遂其所欲為亦何往而不亨通哉按乾體剛健非專為暴者而象之以虎所以極言兑之和說處至危而无咎也行於强暴則强暴服行於患難則患難弭然君子於

此豈徒務柔媚以取容乎亦盡其道之當然而已矣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彖傳是釋履彖辭以明處履之道也不疚謂德稱其位孔子釋履彖辭曰卦之名為履者蓋以卦之二體言之兊為柔而乾為剛卦體以兊之至柔而履乾之至剛履非所履動有危機故名之為履也夫人之履危鮮不見傷乃履危而不傷者蓋卦德說以應乾

則踐履從容恭順而不失其正所履之善如此將得遂其進而行無所阻雖危而不至於危也故卦辭繫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夫亨固以其德矣而其所以得亨者卦體五剛中正而履帝位剛則有神謀雄斷之資而中正則能善用其剛而不過是德稱其位也德與位稱則無忝帝位而其心寧至於有疚乎夫既有其德而復有其位以理勢度之其功業著於四方有極光輝發越之盛者矣有君若此而臣以和說應之

此其所以得亨也按聖人釋彖既畢又指九五之德以推廣其義誠見履帝位者不剛不足以制天下不中不正則剛而過於亢過於察一往不顧其所安雖天下臣民欲和說以應之而在我未能免媿悔之萌則在人亦難泯危疑之跡矣高而能下貴而益謙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斯為可法可則而無惡無斁於天下也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此象傳是言君子法履之事以治天下也孔子釋履象曰卦象上天下澤天在上而澤居下定分不易履之象也君子以民心所欲無涯其志因以不定皆由於上下之分不辨耳故觀履之象以辨别之因其定分制為典禮使尊卑隆殺截然不紊如天居於上而不嫌於高澤居於下而不嫌於卑上下之分秩然不可踰越則民志由此而定矣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然則辯分定志豈非帝王馭世之大權乎若

使等威無辨上下無章如賈誼所言富民牆屋被文繡之美倡優下賤為貴者之飾則奢侈不已僭亂易生民志不定天下紛然欲以圖治難矣故曰禮者所以總一海内而整齊萬民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此一爻是言初仕者當率其素而不可有所變易也

周公繫履初爻曰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履初是賢人在下位而當方進之始不為物遷而但循其素履如

是而往則不至變其初心何咎之有孔子釋初象曰初之素履而往是率其素履而不變塞其志確然有不可得而移者其守不可易其志實不可變耳是獨行一已之願而不願乎其外也此豈功名爵祿之所能動者乎按素履而往是安於貧賤之素而進足以有為者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不决安能無失其守耶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此一爻是言士人所履之貞而得潔身之道也坦坦幽獨守貞之象周公繫履二爻曰九二剛中在下有自守之操且無應於上則上無汲引之人葢不得志而獨行其道者也乃居易自得此心坦坦然眞所謂幽人也則得潔身之貞樂道之吉矣孔子釋二象曰幽人守貞而吉者以二秉剛中之德則有確然自守之操富貴利達不得而亂其心也豈矯情拒物者哉大抵坦與險不生於世而生於中之静躁設以聲色

貨利動其心爵祿名譽紛其志則此中先亂見道必不明信道必不篤即有坦者亦變而為險矣古之君子雖遇造次顛沛而神明晏然不為揺惑豈非中有素定者在乎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此一爻是為所履本無才德恃剛暴而致傷者戒也

武人為于大君謂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周公繫履三爻曰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是才德俱不足者乃好為自用不肯下人本無見事之明如眇不能視强自以為能視本無任事之才猶跛不能履强自以為能履以此作事動與禍隨猶虎在前而履其尾必至咥人而凶也如剛武之人本無能為而乃為大君以不仁而在高位則得志肆暴是播其惡于衆也豈能久乎孔子釋三象曰眇自謂能視其視能幾

何哉實不足以有明也跛自謂能履其履能幾何哉實不足以與行也咥人凶者由其居位不當本無和說之德則履乾必致於傷害矣武人為于大君者武人無剛中正之德故為大君則肆其暴戾柔而志剛也六三自用自專與說而應乎乾者相反此其所以見傷耳按三為說體卦與爻一也卦合而言之惟見其說以應乾爻別而觀之則祇見其失於中正以柔志剛而說體喪矣爻與卦相反若是所謂六爻發揮

旁通情也能得此意則凡卦爻相反者不惟不相悖

而且互相發明即此爻可以類推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此一爻是言近剛强之君者必克盡敬慎斯有得君

之慶也愬愬戒懼也周公繫履四爻曰九四亦以不

中不正履九五之剛其初本未有吉者幸其以剛居

柔則因危知懼敬慎恪恭不敢自懈終得以安其位

而行其道為能愬愬戒懼而得終吉雖履危機而可

以無害矣孔子釋四象曰人臣事君惟敬謹斯能感格所謂愬愬終吉者以四心存敬畏則兢業之慮周而危疑之意去君得而志可行也按九四近至尊而處多懼之地能以陽居陰則剛强而以謹畏行之所以處危懼而終獲其志文王之小心翼翼周公之赤舃几几誠千古人臣事君之極則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此一爻是為人君過恃其才者示戒也夬履者夬決

其履謂凡事必行無所疑礙之意周公繫履五爻曰九五剛中正則有能為之才履帝位則有可為之勢夫挾可為之才與可為之勢而下又以説應之則更得以遂其欲為之志是遇事即行無復持重却顧之意為夬決其履之象縱使事皆得正然過於自用亦有危道況未必盡出於正乎孔子釋五象曰所謂夬履貞厲者以九五之德則剛中正以位則履帝位位正且當則必恃其夬之才與夬之權凡所措施以為

惟吾所欲為而莫之能阻然才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所以雖正而亦危也按古之帝王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常不凛凛於自用則小之戒乃其所以為聖也是故外寧則思內憂陽盛則思陰剝御臣下則恐以愎諫自用而詘忠謀待小民則恐以恣意妄行而啓衆怨如此則久安長治而無危厲之咎矣若夫優柔不斷者又當以英果濟之此洪範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之說不可執一而論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能盡人事而獲天道之佑也考稽考也祥福之兆也其旋周旋無虧之意周公繫履上爻曰人事多方其吉凶之應有久有近上九居履之終則所履之事已終其祥兆當有可考果所履者事皆盡善周旋無虧則得大吉矣孔子釋上象曰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有一事吉而餘未必吉者有吉之數多或吉之數少者元吉所最難也若元吉而

得之在上則自始至終無少欠缺非常之福自天佑之不亦大有慶乎葢人身之善否實與天命相流通故一事不脩卽致天行之沴一時不謹卽干上帝之和昔之聖王雖履極盛之時必兢兢自考圖難於易為大於細慎終如其始以迓天休之滋至而不敢少自怠荒焉是以萬福來同而慶及於天下後世也哉

☷☰ 乾下坤上

卦取感通之義詞言消長之機易之陰陽以天地自

然之氣言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
聖人之意未常不欲天下之盡為君子而無小人也
泰否之象歸宿皆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
道明人事泰乃吉亨之時然九三方過中聖人即以
為戒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泰極生否聖人於
三示其端於上要其極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無
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若上居泰極雖欲艱貞
已無及矣豐卦當盛大之時而象傳曰日中則昃月

盈則食皆聖人思患預防之意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此卦乾下坤上天地交而二氣通故名為泰卦辭是言隆盛之世小人屏跡而君子進用也泰通泰也小謂陰大謂陽往是退而在外來是進而在內文王繫泰彖辭曰易之大分陽為大而陰為小卦體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卦變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有小往大來之象是小人在外而退聽君子在內而

用事有此陽剛之德而當隆盛之時凡盡人事以合天道者無不盡善眞治道與世道並隆之日也自然吉而亨矣按泰之時其在唐虞雍熙之世乎極盛之世不無小人堯舜之四凶是也然禹皐益稷欽亮天功不害其為唐虞之治故知聖明在上自能使衆正盈廷此可見轉移世運之大權端在人君操之於上而已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彖傳是釋泰彖辭以發明天道人事之泰也天地交謂二氣絪縕上下交謂君臣道合陰陽以存主言健順以作用言孔子釋泰彖辭曰卦名為泰而辭繫以小往大來吉亨者則是天與地以氣交而化生萬物之氣以通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也君與臣以心交而上下之志相接君明臣良一德一心也然泰雖開

於天地成於君臣而實本於君心理欲邪正之辨葢乾為陽而坤為陰君心所存者皆陽明之善而不累於陰暗是内陽而外陰也君心所發者皆剛健之德而不即於委靡是内健而外順也君之所用者君子在内而用事小人在外而退聽是君子在内而小人在外也内君子則君子濟民利物之道日長外小人則小人蠧國害民之道日消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按君子小人迭相消長小人進則君子退矣君子

進則小人亦退矣然欲君子之進全在上下交而志同志苟不同則交以貌不交以心人君雖欲進君子而讒邪間之逸欲荒之浮論撼之事變阻之君子豈可得而進乎孔子推明所由然又在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葢內陽而外陰則其心內明而不外炫內健而外順則其心內足以勝私而外順於理君志如此方與君子有相孚之美而不授小人以迎合之端是以君子常進而小人常退也信

乎泰不在氣數而在人君之一心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此象傳是言人君當盡致泰之道也后謂元后財成謂制其過輔相謂補其不及道謂氣化自然之運宜謂事理當然之宜左右謂扶植之也孔子釋泰象曰天地之氣初交而成氣化之盛此泰之象也然在天既有其時則在人當有其事元后於是有致泰之道

焉如天之道為日月星辰四時寒暑地之道為山川邱陵墳衍原隰然既滯於形氣則其道未免於過也元后為之治歷明時使分至啓閉之不差春夏秋冬之有序為之經畫井野使城郭郊原之有制道里封疆之各定過者抑而就於中矣春生秋殺日晅雨潤為天之宜高黍下稻淵魚藪獸為地之宜然既任其自然則其宜未免於不及也元后為之教民播種灌溉使之順春秋之序以成其功漁獵薪樵使之隨土

地之宜以盡其用不及者輔而進於中矣夫為元后者何若是之過計哉葢天地生物而不能使之遂其生以其責付之於君則元后之財成輔相凡以為斯民也使民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各有以養其生而安其業是聖人之財成輔相乎天地正以左右斯民使民得道天地之道而宜天地之所宜耳葢開一代之治運必在興一代之治功虞書之六府三事周禮之六官所掌皆裁成輔相之實事也然非當日君臣志

同道合一德一心決不能致此極盛之治此泰交之所以不可緩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偕同類以進用而得行其道也茹根也彙類也征進也外指天下國家言周公繫泰初爻曰初九當泰時而有陽剛之德能與二陽俱進象猶拔茅其根以類而起者以此德而征行則初固足以有為而二陽皆足以致治所以成輔泰之功者在

是矣不亦吉乎孔子釋初象曰所謂拔茅征吉者初九與二陽並進欲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進而助財成輔相之功左右斯民之業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也蓋三陽皆同此志此其所以征行而吉也從來大廈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業上方合志下交則下自連類並進聖王在上天下之士孰不願立於其朝乎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

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此一爻是美人臣有剛中之德而皆合乎中道也包謂有容馮河謂果斷不遐遺謂不忘遠朋亡謂無私比尚合也周公繫泰二爻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而上應六五是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其待人也恕其處事也寛為能包容荒穢且賢必進而不肖必退利必興而弊必革能用馮河之勇焉舉及側陋圖及隱微不以遐遠而有遺且不昵於近倖之私不狃於便安

之習而朋比是亾此四者各有中行之道葢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而不斷亦非中也忘遠非中也泄邇亦非中也九二惟中行故因剛而剛因柔而柔或用剛而濟之以柔或用柔而濟之以剛皆適合乎天理之當然人能如是自合乎九二之中行而所以治泰者得其道矣孔子釋二象曰九二之包荒得尚中行者何所本哉葢心之蔽者則不能察乎中心之隘者則不能體乎中九二之心極其光大光則明足以有

照大則器足以有容其得中道而主泰也豈偶然乎
按二雖臣位實主治泰之責者故必有包容之量剛斷之才深遠之慮大公之懷而均合乎天理當然不偏不倚之道庶幾泰可常保而國家深賴有是人耳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此一爻是言世道盛極將衰君子當盡保泰之道也

平泰也陂不平也往謂小人去復謂小人來艱謂思

處艱難貞謂施為正固恤憂也孚謂泰極否來一定之期食享也際謂泰復為否之交會周公繫泰三爻曰九三當泰過中而否欲來之時蓋天地交泰固為世道之幸然世无安平而不險陂者無常泰也小往大來固為君子之慶然小人無常往而不反者陰當復也夫治亂之相因陰陽之相勝乃天運一定之孚信而當憂恤者也於此之時惟艱難守正以處之有戒懼之心而無怠荒之意人事既盡可以无咎由是

不必憂恤平陂往復之孚而太平之福可長享矣孔子釋三象曰所謂无往不復者以九三所處乃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機正天地泰復為否之交際也挽回天運全在人事所以當艱貞守正耳按九三正當泰之時吉亨之會也而聖人諄諄告戒者葢一治一亂盛衰倚伏自然之理惟能灼見之於先兢兢業業世運未陂而早防其陂小人未復而早憂其復如此則用力既省而為功實多必俟禍患已成而後

圖之則雖竭蹷亦奚濟乎誠保泰者不可不知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此一爻是憂小人復集而言其勢之甚易也翩翩羣飛而下之象不富謂不用富厚之力隣謂類聚不戒謂不待告戒之辭周公繫泰四爻曰小人合交以害正道乃其本念六四當泰已過中正小往而將復之時也羣小至是乃翩翩然來復不待力致而其類自

從爲不富以隣之象且無事要約告戒而志無不孚矣君子可不防哉孔子釋四象曰三陰飛翔而下不待富厚之力而類自從者何哉葢小人居下乃其實位今在上而據高位則失其陰分之實既失其實則必憂君子之見攻故不戒以孚合交以害正道乃中心之素願而何待於戒令哉君子於此誠不可少疎其防矣葢小人乘閒伺釁以圖進用其心未嘗須臾忘特值明盛之朝無所逞其志耳三爲方中四已過

中陰道漸長彼安得不翩然動乎一小人倡於上衆小人附於下牽連比合釀禍無窮有國家者可不慎於微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此一爻是見君能虛心下賢而成致泰之功也帝乙至尊之象歸妹下賢之象以祉謂以此而受福祉中謂中德周公繫泰五爻曰五為泰主虛中而應九二之剛不以勢位自高而謙畢以下賢如帝乙之妹至

尊貴也今乃降尊貴以下歸庶人而不以為屈則得賢致治以此保泰眞天下之福矣非大善而吉乎孔子釋五象曰所謂以祉元吉者何哉葢下賢乃人主之事而往往不克行者以不能虛已故也今六五有柔中之德虛已以應九二則下賢也正以行其所願耳其受祉也宜矣按五以柔中之德任二剛中之賢君臣之間不惟以情相合而實以道相孚人自不得而間之矣君之任賢愈專則賢之任事愈力一人端

拱無為而羣材效職萬方樂業天下所蒙之福孰非

大君之福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此一爻是泰極為否而當反已自脩也隍城下池也自邑反已之意告命謂脩正令也周公繫泰上爻曰治道積累以成泰猶築隍土積累以成城也上六泰極而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之象當此之時不可

用師而力爭但當反已自治脩其紀綱政刑之命以維持之然時勢至此雖所行皆出於正道亦不免於羞吝以不能防之於早耳孔子繹上象曰泰極而否雖天運之自然實人事之所致城復於隍者葢由久安長治之後法度政令之命已亂豈徒天運使然哉倘能勵精奮發以脩其政令庶人心感動天意可回泰猶可保而不致於終否也按上以陰柔處泰極不能堅志下交必致羣材解體成業難支此內憂非外

患也故不在用師以遠求而在告命以自治然自强別無他道惟有進君子退小人使上下常交情志常通而已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及是時明其政刑決壅蔽之習而勵明作之氣其在主心一振刷間乎

☷☰ 坤下乾上

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内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知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泰先小往大來而後言吉

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深意也九四爻詞曰有命即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理泰變為否易故於内卦即言之否變為泰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否泰之變皆天也乃泰三必无咎然後食福否四亦必无咎然後離祉故泰之方盛即繫艱貞之辭否之既休尚有其亾之戒若以否泰相仍為一定之數豈聖人作易之

旨哉上經當觀否泰乾下坤上曰泰上下交而其志通其斯之謂泰也下經當觀損益損上益下曰益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其斯之謂益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此卦坤下乾上乾上坤下天地不交故名為否卦辭言世運當戹正道不行而奸邪進用也否謂閉塞匪人謂非人道之常文王繫否彖辭曰坤下乾上則天地不交二氣閉塞而為否蓋泰者人道之常否則三

綱淪九法斁非復人道之常矣此時於君子之正道有不利焉夫陽為大而陰為小此卦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卦變自漸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有大往小來之義則是君子斂迹小人得志之時豈利於君子之正道乎按否下卽係以匪人匪人者致否者也上下之情否塞不通皆由匪人所致匪人用事則必多方蒙蔽使上下否隔而後得以恣肆妄行其意本欲傾害君子不知君子去而國亦隨之則其為害寧獨

善類蒙禍而已乎聖人之垂戒切矣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彖傳是釋否彖辭以明天道人事之否也孔子釋否彖辭曰辭謂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者以造化言之則地自為地而地之氣不上交天自為天而天之氣不下交天地不交萬物由此屯塞而不

通也以人事言之上意不孚於下下情不達於上上下不交則情義乖離不相維繫雖有邦與无邦同也其在君心則所存者陰暗而無陽明之善内陰而外陽也所發者委靡而無剛斷之才内柔而外剛也所任用者小人盈朝而君子在野内小人而外君子也惟内小人而蠹國害民之道日長惟外君子而保邦致治之道日消也按宋臣蘇軾有言无邦者亾國之謂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亾國之形已見矣

原其所以然皆由小人用事於内固結其君而盡去君子使不得與人主相通斯可以奪其權固其寵而惟所欲為國安得而不亾也可不畏哉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此象傳是言君子當無道之時能自晦以全身也儉謂收歛辟謂避禍孔子釋否象曰天地不交二氣閉塞正否之象為小人得志之時君子遭此可不思所以自全乎於是韜光晦迹收歛其德不形於外以辟

小人之難使名譽不彰而人不得榮之以祿焉不然聲光外見則人皆得物色之爵祿之來禍患之招也其可輕身以就之哉先儒言致否者匪人也益甚其否者君子之貞也東漢黨錮之獄熙寧正士之竄皆緣矜尚名節太過激成清流之害而世道遂至於阽危所以君子收斂其德不形於外非止為一身免禍而天下實陰受其福此其異於常人而終有亨否之用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此一爻是訓小人變邪從正成善行以孚人心也周公繫否初爻曰初與二陰連類並進有拔茅連茹以其彚之象此時在小人之勢已不可遏而小人之心尚或可回葢人溺於惡則惡反於善則善祇在此心一轉移之間耳初之惡未形而猶易變使變妨賢害國之意而為薦賢利國之謀則德孚於人行无不得自吉亨而為君子之徒矣世道不遂入於否蒼生猶

得享其福此處否之貞道也孔子釋初象曰所謂拔茅貞吉者葢君子之志常在於君若小人但知有身而不知有君今變而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所為皆出於正自不慮及於私而為一身一家之計矣葢君子小人本無定名惟正與不正而已正則為君子不正則為小人惟初六之過未形而易於從善故聖人以正勉之為小人謀即所以為君子謀乎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此一爻是言小人不傷善類則獲福君子守正則道亨也包謂包容承謂承順否卽儉德避難之意周公繫否二爻曰六二陰柔本有傷善之志而因其所處中正未忘好善之良小人中之君子也為能包容承順不縱其毒於君子此在小人可陰受君子之賜而得吉而在大人則彼雖包承乎我而我不可從入於彼惟安守其否則身雖困而道自亨矣孔子釋二象曰辭謂大人否亨者葢君子小人本不可與共事今

小人雖包承乎君子而君子斷不枉道以入小人之羣所以安守其分而道亨耳茍一失其身安得亨哉葢處否之時君子固不可涇渭太分激成小人之禍亦豈可因卑躬厚貌遽受彼之籠絡遂至舍己以徇之乎孔子之待陽虎孟子之處王驩可謂合乎大人之道矣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此一爻是見小人傷善而未能也包謂包藏羞謂可

恥之事周公繫否三爻曰六三以陰居陽小人有勢位而欲害君子然不中不正而短於才是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者然彼雖小人其傷善之心亦必自知其羞而有所不安但才不足以成其謀徒包蓄在心而不能發為包羞之象亦可見小人之無良矣孔子繹三象曰六三所以包羞者由三以陰居陽則非其地不中正又短於才是以志於傷善而未能君子亦幸而免耳否則鮮有不為其所傷者矣葢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然君子出之於正則以蔽賢竊位為終身之慚小人發之於邪則以不能傷善為生平之恥當其不得有為畜憤於中及一旦據得為之地萃羣小之有才者以佐之必將無所顧忌誅鋤善類以快其心為人君者可不洞察而預制之乎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此一爻是言否極有轉泰之機能盡其當為之道則善類皆可得亨也有命謂天有開泰之命疇謂同類

三陽離附麗也祉福祉也周公繫否四爻曰九四當否已過中在時將濟是天有轉否為泰之命矣然非處之有道則善類亦無由而蒙福九四以陽居陰其德不極其剛凡所措施皆盡善而不為已甚而人事又无咎焉此豈獨九四之福哉凡同類之君子皆得麗之獲祉矣孔子釋四象曰人孰無休否之志所患天時未至人事未脩耳今天有其時而人有其事則道與時合可以盡展生平之藴轉否為泰之志不已

得行乎疇類之獲福從可知矣按否泰雖由氣化之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所係尤重未有人事失而天命降康亦未有人事得而天命降亂者也唐臣李泌告君曰凡人皆可言命獨君相不言命君相而言命則政教為無權矣苟能審察時變用人行政一專力於其所當為則人謀既臧天休自至彼遇變不省諉諸氣數之厄者何不思之甚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象曰大人之吉

位正當也
此一爻是言君有開泰之功而又當時深兢惕也休否謂息其否大人謂有德位之君繫束縛也苞桑叢生之桑周公繫否五爻曰否至於五乃否將盡之時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為能撥亂世而反之正以休息天下之否此惟德位兼隆之大人乃能當此而吉也然禍亂每生於所忽又當常存戒懼時切危亡之慮所以制治者無不至防亂者無不周苟能常

懼其亡則不至於亡斯國祚永固有如苞桑之繫矣孔子釋五象曰休時之否非有德而乘權者不能九五德位兼隆則既具休否之資而又有休否之勢矣乃所以吉也自古理亂所由分不出敬怠二者心苟懈弛雖已治已安即見危亡之勢心苟兢業雖未定未靖自具昌熾之基蓋危亡者所以安存也常以危亡為念則用賢不貳去邪不疑興利必力除害必勇尚何禍亂之不可戡定而福祚之不可永膺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此一爻是言上九之才能撥亂為治也傾謂傾而盡去之也周公繫否上爻曰否極有復泰之勢陽剛有可為之才故能拯濟時艱闢乾坤於再造傾其否而盡去之夫未傾之時為否既傾之後則撥亂反治不且為世道喜乎孔子釋上象曰時非否極雖陽剛英武之才不能盡傾其否惟當否之終則時有可傾之會而陽剛又有能傾之才盡人事以挽天運正在此

時何可使其長否也按上九與九五雖皆轉否為泰而有難易之不同九五休否當否之時而休之猶似有漸其為力也難上九傾否在否之極而傾之更無不盡其為力也易然非大人兢兢於其亾之戒豈能有否終之喜先否後喜其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歟

䷌ 離下乾上

同人六二一爻居中得正上應九五之乾是卦之得

名本由乎二而爻辭之吝異於卦辭之亨者葢同人之道貴以大公至正通天下之志不可稍有偏係統一卦而論則有乾行之德而其同人出於公故亨就一爻而言則有偏比之情而其同人出於私故吝此卦爻之各有取義也六爻初末有私主遂獲无咎上居外鮮應僅能无悔以出門可進於大同而於郊則失所同也至二之於五本為正應一有所係則成於宗之吝是所應得正者尚無所容其比昵之私況原

非正應強欲求同其弗克有濟也必矣三之以伏戎伺敵而不能行四之以乘墉止攻而反得吉此又為失正求同者著戒也若夫九五同人其先也中直無回如大師之相克其後也同心無間致正應之允諧六二雖得位居中使非九五之剛毅不惑克去羣邪何由遂明良喜起之遇乎故彖曰應乾臣道也又曰乾行君德也正以文明柔順之臣必得剛健獨斷之主始能堂廉合德吁咈相成而臻天下一家之盛治

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此卦離下乾上以離遇乾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二五相應其德同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其情同故名為同人卦辭言同於人者當大公無私而貴合於君子之正道也涉大川謂可以涉險文王繫同人彖辭曰凡人不能無所同但恐所同之不廣所同不廣則為私同而非大同也同人于野則曠遠而無

私如處一家一鄉則大同乎一家一鄉之人處一國天下則大同乎一國天下之人皆大同也所同無私則足以致人之親輔來人之信從何舉不遂何往不濟凡事皆亨雖事之大而難者如大川之險亦利於涉矣然非合於君子之正道亦不得為大同也夫君子之道豈必人人而求與之同哉亦惟以正而已正也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而自無不同者也合於君子之貞乃為于野之公而亨且利涉耳宋歐陽脩論

君子小人之朋謂小人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甚矣脩之言有合於同人之義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

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此彖傳是釋同人彖辭以明其所以得同之道也柔謂六二乾謂九五得位得中謂六二得中正之道也同人曰三字衍文孔子釋同人彖辭曰卦名為同人者葢以卦體六二得位而正得中而中以柔中正之德應五剛中正之君上下以中正相應故曰同人也辭謂同人于野亨而利涉大川者何哉卦體以乾行而利涉葢乾之力甚大凡義理之所在勇於必為而

無一毫懦怯之意則亨不待言矣又曰利君子貞者卦德文明以健文明則能燭乎正理而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行乎正理而盡大同之道卦體中正而應是在已旣正而無私所應亦正而無私也此皆君子之正道也夫天下之理正而已矣茍能順天理合人情是君子之所同者乃天下人心之公理也旣得乎天下人心之公理自有以通天下之志而亨利涉矣自古至治之世一道同風夫人各一心而可以使無

弗同者惟此中正之理而已是故君子以中正𢧐天下之畛即以中正峻天下之防撤其畛於人無不可同而中正者必期於相遇峻其防於人有所不苟同而不中不正者不能以强合然卦之二五既以中正相應於上則天下不中不正者自皆返於中正如舜舉臯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則峻天下之防者正所以撤天下之畛乎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此象傳是言君子審異致同之事也類族以人言辯物以物言孔子釋同人象曰此卦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相同故為同人然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若不審其異則混淆雜亂反不得其同矣君子以為天下之不同者莫如族於是因其族而類之如六德者均為諸侯三德者均為大夫功之大者同於開國功之小者同於承家士農工商各業其業而不相混府史胥徒各事其事而無相紊内有昭穆之辨外有尊卑

之等如是則族得其類矣天下之不同者莫如物於是因物而辨之如朝廷之上則五瑞三帛二生一死之贄儀親疏之際則三年期年大功小功之服色律呂陰陽不同而同同於正五音璿璣玉衡不同而同於齊七政菽粟之類同歸於養生藥石之類同歸於衛生律度量衡之必一章服器用之不差如是則物得其辨矣按卦取大同之義而象則言類族辨物者葢致同全在於審異故法乾覆之無私離明之有別以

類聚而辨析之俾族類分别而不至於紊此正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者因其不同以為同耳若如異端之説必欲比而一之則是非雜糅大小混淆駉必至於亂矣烏能使之同哉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此一爻是言同人無私而不失於偏黨也于門謂于門外也周公繫同人初爻曰初九當同人之初以剛在下則在已非有私交上無係應則在人又無私與

為同人于門之象如是則無所私而不失於偏黨可以无咎矣孔子釋初象曰初九之同人于門是出門而同人也出門則在外在外則公之於天下而無私暱之偏誰得而咎之乎按出門同人諸爻皆然特於初首發其義葢人並生天地間自其異者觀之一身之内多其障礙安所謂同者乎自其同者觀之則六合之廣廓然大公安所謂異者乎周公曰于門不欲使人自域於門内也夫子曰出門直不欲使人存一

門内之見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此一爻是見同人當大公而不可有所私也宗黨也周公繫同人二爻曰同人貴無私係六二雖中且正然既有應于上則有所係矣既有所係則情必偏向而於大同之道有違所感者私而所應者狹如同人于宗者然其致吝也必矣孔子釋二象曰二五相同雖曰兩相與則專然惟合已者是與而無至公之心

則其道為已狹矣葢不能大同而專於私繫乃吝之道也葢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而惟一出於大公非獨不可少徇於私亦且不可過泥於理二五本為正應稍有偏向猶不免吝況其他乎人君得此意以為治賞不遺於仇讐罰不貸於貴暱直言雖逆耳而必聽諛言雖悅志而必黜庶幾大道無私之義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歳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歳不興安行也

此一爻是為安於求同者戒見其勞而無功也戎謂兵莽草莽也周公繫同人三爻曰九三剛而不中上無正應欲奪二而與之同然九五在上九三懼九五之見攻不敢顯發而設戎以備之象為伏兵戎於草莽之中而升高陵以窺伺者然義既不正勢復不敵雖攻之既久而不合徒三歲不興亦何所施其力哉孔子釋三象曰所謂伏戎於莽者三非攻二所敵者乃五之剛正故畏憚而伏戎以備之也至三歲不興

則事終不諧而向之設備以求同者妄所行乎徒取不知量之羞耳葢天下同所當同則逸而有功同所不當同則勞而罔益不量其理與勢而妄求之雖同人為至易至簡之事而亦有不可行者故曰易必知險簡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涉世也夫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此一爻是為妄同於人者訓而美其終能改過也乘

謂升墉謂城墉則法則也周公繫同人四爻曰九四剛不中正而無應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九三所隔於是隔三以攻之為乘墉以攻之象幸居柔能自反於理見其不可攻而弗之攻焉為能改過而得吉矣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既乘墉以攻二四豈不足於力者哉知二為五之正應以義斷之不可攻而弗攻耳既弗克攻何以為吉葢四若欲恃力以攻二二未必得禍且不免今乃能以義斷困心衡慮而反於法則是

不但改過而且能自反者此與計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有異矣見義能徙誠人情之所難其得吉也不亦宜乎按此卦二五為正應而三四介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然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三之不興畏勢之不能敵而止四之弗克則深知義之不可攻自反而退矣昔晉納捷菑于邾婁邾人辭以貜且長趙盾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弗爾克也遂舉兵而去之春秋予焉郤

周公取四弗克攻之義也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此一爻是言君臣致同之道由人君能剛毅自斷故始雖阻而終必合也號咷謂悲笑謂喜克謂勝遇謂遇二也周公繫同人五爻曰九五與二中正相應本同者也而為三四所隔則失其同矣其始不得與二合失其所同而悲終之得與二遇遂其所同而喜為

先號咷而後笑之象然五之得與二遇者豈偶然哉賢之用舍在乎君心使君心稍有不斷則二終不可得而遇矣惟在君心剛毅獨斷如大師焉則得克去小人而與君子相遇矣孔子釋五象曰同人之先號後笑者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其理本直也大師相遇以邪正無並立之勢三四不克則二五終睽言必克去三四然後能與二相遇也按六二以柔中正而應五之剛中正本同心

相應者也自為三四所隔而不得其同然二柔正而三四剛强柔正者易遠剛强者難去必然之勢也惟人君見之極明行之極斷而不牽於庸衆人之議夫然後得與二遇而明良交會上下同孚否則思之非不切念之非不殷一為物所間阻遂終於睽隔而不得同矣然則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剛斷者其用賢之本與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此一爻是言孤介之士一無所同也郊謂曠遠之地周公繫同人上爻曰上九居外無應物莫與交是其孤介特立荒僻自守而無與相同者為同人于郊之象然物莫與同如二之私係三四五之相爭皆得免焉而可以无悔矣孔子釋上象曰卦謂之同必有所同而後可為志得今同人于郊是蕭然寂寞之士出于世外一無所同是同人之志未得也葢至人以萬物為一體未有自外於斯人之徒者特以所遇之時

所處之地不可一槩而論禹稷之饑溺顏子之閉戸夫固各行其是也爻言无悔以其不與人同喜之象言志未得又以其不能同人病之義殆互相發明耳

䷍ 乾下離上

大有取居尊得衆之義六五一陰在上五陽從之所有者大故曰大有然而成其有之大者實本於元后之德君德不剛不足以制事而過剛則失之嚴不明不足以燭理而過明或失之察必離明乾健順時而

運乃能制作盡善治化大行是德以全乎其勢也豕故以元亨予之又欲萬世君臣膺豐亨豫大之慶勵持盈保泰之脩是以諸爻多戒詞焉初則惕以克艱二則勗以任重三則勸獻納之忠嚴小人之辨四則明分義之大抑僭逼之嫌所以儆夫臣者至矣五必誠孚於下交威飭乎无偹上必尊賢而不居其有行順而昭格於天所以儆夫君者至矣君臣各有當盡之道而操用人行政之權辨是非邪正之實其道又

專屬乎君故當大有之朝含畜甚衆小人雖未即為君子之害而剛明之主慮切履霜不苐天秩天敘昭典禮之雍容尤以天命天討嚴賢奸之進退此大象所為以遏惡揚善著應天時行之實歟

大有元亨

此卦乾下離上離居乾上火在天上無所不照故名為大有卦辭言人君當大有之世德足以致治則治化四達而元亨也文王繫大有彖辭曰卦象火在天

上萬國九州皆在其照臨之下所有為至大也人主撫有天下誠出其明健之德以運治則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天下之民各得其所海宇有熙皞之風國家有苞桑之固大有之業可以保之而無虞矣豈不大善而亨乎按大有之世天下一統治化四訖雖致有實本於德而惟德為能治有豈非王業之盛必由於王道之隆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

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此彖傳是釋大有彖辭以明人君德足以治有而致治化之盛也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應天指六五而言孔子釋大有彖辭曰卦之名為大有者葢以卦辭六五一陰居尊而有大中之道當大有之時而居尊位則中亦非尋常之中而為大中也惟大中而五陽應之是上下五陽皆為六五一陰所有也故彖辭繫之曰大有大有何以元亨以其德實有以致亨耳剛

健則能勝私文明則能燭理故得天位而行天道則天叙有典而惇之以時天秩有禮而庸之以時天命有德而章之以時天討有罪而刑之以時洵乎大善而亨也按大有之所以亨者不以勢而以德蓋德之體則剛健文明德之用則應天時行盡善盡美如此是以能成大一統之治耳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此象傳是言君子治有之事也遏謂遏而絶之揚謂

揚而顯之也孔子釋大有象曰卦體上離下乾有火在天上之象葢火雖明若在下則明有所蔽而不能以及遠今在天上則天下萬物皆在所照之中故為大有然所有既大而無以治之其間保無釁孽之萌乎故君子於惡者小則鞭朴之大則刑竄之而惡者遏矣其於善者小則奬勸之大則爵賞之而善者揚矣夫君子所以遏人之惡而揚人之善者豈一已之私哉葢天命本無惡故五刑五用天所以討有罪也

則奉天命以遏之天命本善故五服五章天所以命有德也則奉天命以揚之遏其所本無而揚其所固有正以順天休美之命耳葢以賞罰二者人君統御天下之大權亦轉移人心之大用君道既貴能明又貴能斷然後可以法天為治而享大有之盛也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此一爻是言處盛滿之時而能盡其道也交涉也周公繫大有初爻曰初九當大有之時以陽居下則剛

有守而好大之志不萌上無係應則私未感而有為之氣方鋭是未涉乎驕奢之害本匪有咎者然或以為无咎而以易心處之未必終於无咎也葢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既驕且侈鮮不及矣故必持盈守滿而艱難以處之然後可以无咎耳孔子釋初象曰所有既大似有涉害之理今以大有之初而以九居之則剛毅之德足以有守是以得免於害耳甚矣處有者之當慎也葢聖人作易教人以戒謹

恐懼之學無有以為易而可忽者故雖天下至易之事亦必以至難之心處之庶幾時時克念不至以侈肆取咎也哉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才德之大而能當重任也剛中在下故為大車得應乎上故為以載周公繫大有二爻曰人臣遇君非才德無以致用非柄用無以見能九

二剛中在下而得應乎上是才德獨茂而為君所委任者為大車以載之象則既有是德而又得是君如是往而任天下之事自能成功而免責矣无咎之道也孔子釋二象曰所謂大車以載者豈徒負載之多乎以其有積中之實德足以任重而不致於敗事也

按二剛健居中而應五才德兼隆得君行道乃僅得无咎僅得不敗而不曰吉亨者以見處大有之難而人臣任事之不易也古之當此者伊傅周召其人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此一爻是美公侯之君子以勸忠而戒公侯之小人以垂訓也亨謂朝獻也周公繫大有三爻曰九三居下之上有剛正之德公侯之賢者也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以下之是以公而朝獻於天子或先事而為治有之規或後事而陳保有之道隨其所有以為貢獻而被晉接之榮為用亨于天子之象夫三為人君所

賢而得朝獻於君者以有剛正之德也若公侯中之小人則無剛正之德不能如九三之用亨矣孔子釋三象曰公之用亨于天子者以君子則有嘉謨嘉猷之告論思獻納之誠故能用亨于天子若小人則貢諛容悅惑君志而禍國家必至于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而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至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強而益為不順

故聖人於君子小人之防嚴為分别如此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此一爻是為人臣處極盛之時而訓之以自全之道也彭盛貌晳明也周公繫大有四爻曰大臣當極盛之時不可無善全之識九四以剛而近柔中之君權勢既盛似有僭偪之嫌幸其處柔而能深自抑損權重而不以權自恣勢盛而不以勢自矜是盛而不敢極其盛為匪其彭焉如是可免於咎矣孔子釋四象

曰所謂匪其彭无咎者四之所處已挾震主之威令乃得免於咎者深知君尊臣卑之義虧盈益謙之理由明辨之晢而能然耳使明或稍昧矜功挾權以陵轢其上能無凶乎為大臣者不可不知此義也葢人臣位高權隆苟非於利害之幾盈謙之理辨之甚晢鮮有不侈然自大以至凶於家害於國者此在為臣者固不可不戒而人君亦當深思豫防使上下無相偪之嫌如漢光武不令功臣預政宋藝祖之解諸將

兵權則抑損之正所以保全之耳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此一爻是明君道當恩威並用始能保其所有也孚謂以誠任人交如謂人以誠歸我周公繫大有五爻曰六五當大有之世虛已以應九二之賢是上以誠信孚於下也上孚於下則下孚於上由是上下歸之為厥孚交如之象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故又當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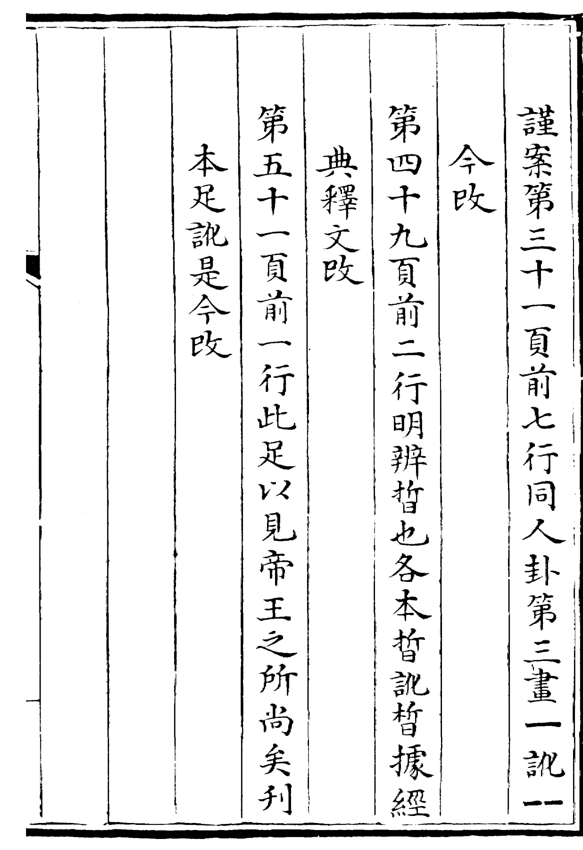
之以威使恩威兼盡可以保其所有而不墜則吉也孔子釋五象曰所謂厥孚交如者蓋上下皆有孚信之志而推原其本惟六五在上之孚信有以發之故能使上下之交孚耳所謂威如之吉者以君道太柔則人將玩易而無畏備之心以威濟之則寛厚之中仍有剛制之用庶上下交孚而無慢易之失也大抵帝王之治恩威並濟漢史臣贊宣帝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元帝牽制文義優柔不斷孝宣之業

衰焉此足以見帝王之所尚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此一爻是明尚賢致治而蒙天祐也周公繫大有上爻曰上九當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信之極篤而用之極專其謙退如此是以滿而不溢合乎天而自天祐之也既得天祐則吉無不利而得以享其大有之慶矣孔子釋上爻曰大有在上而得吉者豈倖致與葢賢者天之所生惟尚賢之盛德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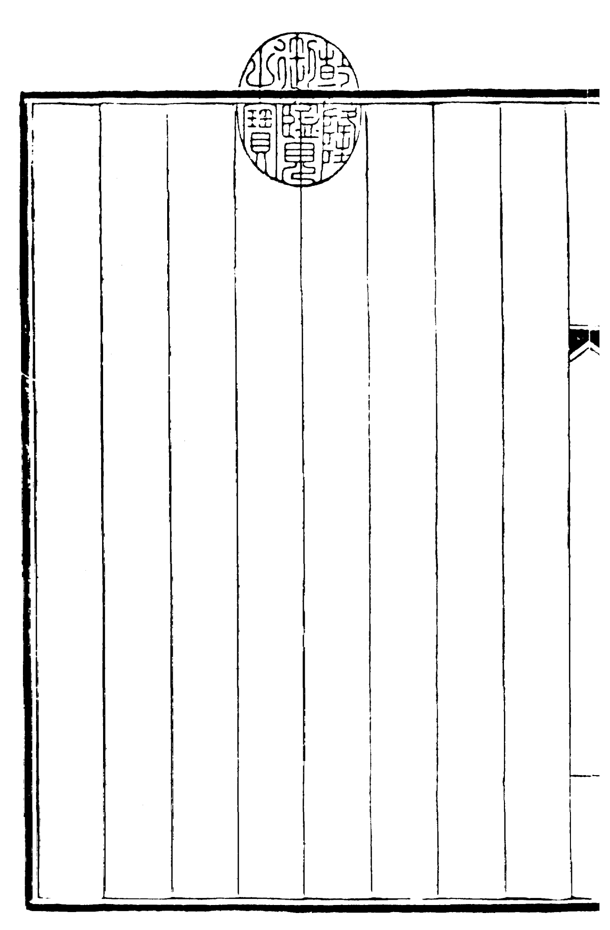
格天故能合於天而得天之眷祐也天豈私祐上九者哉按大有之世萬國皆已來王四海皆已無虞正當盈滿之時人主處此必至以泰寧自負而來簡賢慢士之失者今乃能尚賢如此誠人主之盛德帝王之極則也此爻所以獨盡善其辭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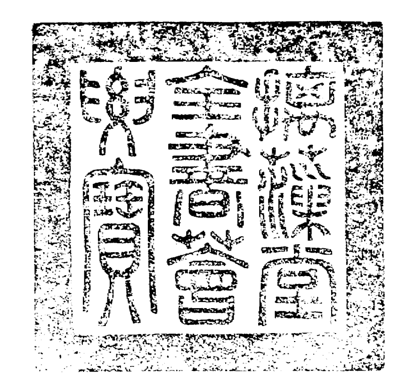


謹案第三十一頁前七行同人卦第三畫一訛一今改

第四十九頁前二行明辨晢也各本晢訛晳據經典釋文改

第五十一頁前一行此足以見帝王之所尚矣刋本足訛是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舉人臣汪學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五

日講易經解義卷五

☶☷ 艮下坤上

謙取退讓之義以山之高而遜居於地之下能自屈而不居其盈其象謙聖人言君子立德立功於持身接物之間伐施盡化恭讓交孚斯无往不亨而身名俱泰故以亨而有終予之且謂君子德以謙著天下莫能掩其光望以謙崇羣品莫能加其上由其秉心抑畏

盡人道而合德於天地乃為君子之終而非以退為進屈
為伸者所可擬也故合六爻觀之初之善下二之有聞三
之不有其功四之撝不違則五之不挾富有而得衆
六之不騖遠略而治私可以濟險難可以宣義問可以讓
大美可以輯臣隣可以用征伐為下則罔以寵利居成功為
上則不以崇貴驕天下宜其無往而不與吉應也至九三
一爻勞而能謙天下既仰其豐功又高其雅量象曰君子有
終爻辭亦不復易盖乾三君子嚴夕惕之修坤三有終具含

章之美皆為謙三之所兼有孔子特以萬民服歸之所以深著其忘矜伐戒滿假允符乎好謙之人道也故象曰君子有終爻亦曰君子有終也聖人觀象繫辭之旨不大可見哉

謙亨君子有終

此卦艮下坤上卦德止内順外是心不肆而行不驕卦象山髙地卑是以至髙而屈於至卑皆有而不居之義故名為謙卦辭言謙為人之美德人能謙則所

行無不得也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文王繫謙彖辭曰謙者有德而不以德自居有功而不以功自居内則其心收斂而不矜外則卑以下人而不亢如是則行無不得動無所阻自無不亨其先也不敢自居其有雖似屈其究也不能沒其所有而必伸此君子之道為有終也按易六十四卦皆多危懼之辭即乾坤尚所不免獨繫謙彖爻無不吉亨者盖海惟善下為百谷之王人惟能謙為衆祥之

本書云滿招損謙受益詩云彼交匪傲萬福来求其
即亨而有終之謂乎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此象傳是釋謙彖辭明天地之道以謙而亨而造化
人事俱不外乎謙道也光明謂化育光顯上行謂承
天時行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孔子釋謙彖辭曰

卦之名為謙而得亨者盖謙道至大雖天地有不能違者天雖居上而其氣常下降以濟萬物故氣一嘘而萬物以生氣一縮而萬物以成其道之光明為何如是下濟為謙而光明則亨矣地道至卑而能承天時行以上配乎乾故物之生雖出於天不得地以承之則生物之功不終物之成雖主於天不得地以承之則成物之功不遂其道之上行為何如是卑為謙而上行則亨矣天地以謙而亨則人之謙而必亨不

待言矣試博舉而曠觀之如在天道日中而昃月盈而蝕寒往暑来暑往寒来是虧盈而益謙也如在地道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是變盈而流謙也如鬼神於人物在人則貪滿者多禍守約者多福在物則茂盛者漸至於衰謝凋落者更見其發生是害盈而福謙也至於人之好惡則更有可見者其盈滿者必為人之所惡其謙下者必為人之所好在人豈有心於好惡哉亦在已者有以感召其好

惡耳故居尊位而謙則為人道所好德因謙而益顯居卑位而謙亦為人道所好而人亦莫能過此皆君子有終之道也按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據其迹之可見者言之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以異則修吾人事而已志自滿九族乃離德日新萬邦惟懷人心之所順則天地鬼神亦豈能外是也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此象傳是言君子治世使謙之象也裒謂損益謂增

孔子釋謙象曰此卦地中有山是地雖卑而中之所

蘊則高有謙之象君子法之以處世不可以自高而

卑人故有持平之道焉蓋自高之見常患有餘自卑

之情常患不足惟裒損其矜高之多而謙以持已增

益其謙下之寡而卑以下人稱量於人已之間而適

符其當輕當重之等則施於人已者自得其平矣按

古之帝王皆有謙德如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温恭允

塞禹之不自滿假皆此意也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斯深得乎裒益之道者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此一爻是見謙德之能濟險也牧養也周公繫謙初爻曰初六以柔處下深自抑損絕無矜才衒能之意此乃謙之獨至謙而又謙君子之行也本此謙謙之

道用以濟險如涉大川之艱亦獲衆心之順助而得吉況平居乎孔子釋初象曰所謂謙謙之君子者非矯飾而然也夫居已於高居人於卑者人之常情初六以卑下之道自養而不敢有上人之意蓋蓄於素者咸退遜之心斯發於外者皆謙抑之度所以成其為謙謙之君子耳斯豈致功於旦夕者所可幾歟按涉川為最險之事而屬之謙謙君子者蓋弘濟時艱必非尊已凌物一往用壯之士所能勝任也我心果

能深自抑損退然處下則世雖有桀驁難馴之人見之必且意盡消沮縮伏而不敢動矣有何險之不化為平而禍之不轉為福也耶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此一爻是見謙德之盛而得其正也鳴謂聲聞周公繫謙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有謙之資而又得乎謙之道由是積中著外謙而有聲聞矣此非違道以干譽乃理之所當然而得其正也由是人皆知之則志

行孚而名譽著上可以得君下可以得民何往而非

吉乎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謙推原其心初非欲求

聞於外也乃中心所自得可然有是德積於中則必

有是名聞於外斯豈外襲者哉朱熹有言太虛中本

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此心體之本然也能知此

意則禹稷之功名周公之制作皆我分内當為之事

何所用其矜伐然有意為謙反失之矣六二中正適

得於心體之本然其鳴謙也夫豈以聲音笑貌為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此一爻是見大臣有功能謙而長保其盛也勞謂勲勞周公繫謙三爻曰凡為大臣者皆思建功於天下而恒不能以謙自處九三以一陽居下之上而為上下所歸是當位任之隆德盛業著而有功勞於天下者也乃三不自居其勞而退處於謙則不矜而天下莫與争能不伐而天下莫與争功自能有終而吉矣

孔子釋三象曰謙固人之所難若有功勞而能謙則

尤為人之所難今九三勞而能謙則豐功有以答天下之心而雅量有以洽人心之好此萬民之所以咸服也按繫辭于謙九三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惟德厚之至故不自覺其功之盛自古有功之臣令終者鮮皆由器小易盈恃功驕恣所致故謙則終吉不謙則終凶出此入彼間不容髮繫辭又曰致恭以存其位雖贊之實勉之也夫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此一爻是見大臣之能謙而合乎道也撝謂發揮周公繫謙四爻曰六四柔而得正居上而能自下如是則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在邦在家無所往而不利固已見其謙矣然四居九三功臣之上功不及而位過之故當本謙德之已形凡見於辭氣容貌之際者一一發揮以示不敢自安於九三之上如此則為之上者嘉其謙而為之下者服其讓矣孔子釋四象曰四之无不利而撝謙者得無疑撝讓之或過乎不知四

居九三功臣之上推賢讓能道理自當如此是四之撝謙乃適合乎謙之則也豈為過乎盖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此一个臣之無他技而天下之有技彦聖無不在其休休有容之中也六四與九三不惟無相忌之嫌而且有相讓之美三代而下若周勃之於陳平盧懐慎之於姚崇其猶有此風乎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此一爻是見居尊能謙而得人心之用也鄰衆也周公繫謙五爻曰人君馭下雖有崇高之位不可無謙德以臨之六五以柔居尊是在上而能謙者居尊而謙則從之者必衆為不富而能以其隣之象夫六五之謙以臨下則在下宜無不服矣而設有未服者不可已也盖六五既得衆心之歸即用之侵伐以誅暴而去惡何不利之有然居上能謙何事不可為者不但利用侵伐也即用之他事而亦無不利矣孔子釋

五象曰五之利用侵伐者豈觀兵以黷武哉以其冥頑之寇強暴之敵負固不服而征之耳非得已而不已也從來兵凶戰危聖王不得已而用之此爻以征伐爲利者葢師出無名謂之黷武師加不道謂之義兵爲君者能用謙德綏諸侯而不以力征天下則師之所至有若時雨始雖崛強跋扈終未有不帖然馴伏者舜舞干而格有苗文因壘而降崇虎其明證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

行師征邑國也

此一爻是美其謙德而惜其限於才位也邑國謂已之私邑周公繫謙上爻曰上六謙德著聞為人心所樂與則協力同心即用謙以行師而亦無不利矣但質柔無位則才既患其不足而力又不能以有餘是師之所行但可征已所治之邑國而不能以及遠也

孔子釋上象曰上六謙德著聞宜乎人無不歸矣以其質柔則不足於才無位則不足於力故志獨未得

而至於行師也雖可用行師亦不過足以治其私邑而已然豈不足於謙德者哉按謙之功用不特可以處常而正可以濟變觀初之用涉大川五之利用侵伐上之利用行師可見謙道非徒一於卑巽而用武尤深戒夫振矜人主臨事應變而能以不驕不亢之德行之則亦安往而不如意哉

䷏ 坤下震上

豫取和樂之義所以致和樂者由九四一陽統衆陰

其志得行而卦德又順理以動故也然豫有二義卦之豫乃萬方和樂之徵雖建侯行師而亦利爻之豫率一已晏安之事有吉凶悔吝之不同天下之豫不可无而一身之豫不可有若初恃應而鳴其得意則凶三援勢而溺於久安則悔五處尊位耽樂而致疾上居動體縱極而始渝此皆過於逸樂者也即四能造天下之豫恐其治定之後疑忌易生故又勉之以開誠布公合聚同德相與共保其豫焉但在

本爻有説安天下之志而在五爻涉攬權偪上之嫌
又易之因爻起義者也惟介石之二中正自守無欲而
静絶躭戀之私炳幾先之哲自能行與吉會非諸爻
之所及也至於三之悔上之渝皆有可以趨吉之機
聖人亟開以自新之路惟恐其以佚欲終其垂戒之
意切矣

豫利建侯行師

此卦坤下震上有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之義故名為

豫卦辭言處豫者能合人心則大事無不可為也建
侯謂立君行師謂命將文王繫豫象辭曰有天下者
至於豫此非常之遇而大有為之時也蓋天下事以
得人心為本使人心未得而妄有作為鮮克濟矣當
豫之時萬衆歸誠一人悅豫所謂樂以天下者也得
天下心行天下事以之建侯則統馭有方而無强梁
跋扈之患以之行師則大權在握而有除殘伐暴之威
則其於他事亦無不利可知矣按比卦象曰建萬國

親諸侯師卦象曰容民畜衆而豫之象辭兼此二者雖皆得坤之順然師比遇坎猶有險難若豫則四方底定六服永清固非同屯之不寧而建侯謙之不服而侵伐也人主處此倘以時際宴安粉飾至治甚而濫加封爵賞非其功廣啓兵端罰非其罪豈保大定功之善術哉惟深思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則久安長治永永無疆已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豫彖辭極言豫之時義為大也剛指九四應是上下人心應之志行是九四之志得行不過以晷刻言不忒以節候言孔子釋豫彖辭曰卦之得名為豫豈偶然哉蓋人心不應則吾志不行而所動不順則人心不應今卦體九四一陽上下應之是大臣負天下之望朝野悅服而吾志得行矣卦德坤順

震動是主豫者順理而動隨事得宜而人心協應矣故其卦名曰豫然是順以動也豈惟人事為然從來天人感應無非一理將見上而陰陽合其度下而剛柔適其宜人心和樂而天地以和樂應之亦如我之順動而不違矣何况建侯行師九人和之可驗者乎由此推之彼氣機之通復天地之動也而順其常運則日月往来晷景長短無過差也四時代謝分至啓閉無愆忒也而天地不外乎順動矣彼政教之張弛

聖人之動也而順其常道則獄訟衰息民志大畏無繁刑也勝殘去殺久道化成無怙惡也而聖人不外乎順動矣則是豫順以動天地聖人且不能違其爲時義不誠大哉自豫以後凡十二卦豫隨遯旅姤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隨卦體贊之盖未有有時而無義有義而無用者所以皆謂之大哉以見其贊歎之無盡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徳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此象傳是言先王法豫之道也殷盛也孔子釋豫象曰雷始伏聲於地鬱而未舒令出地而作聲鼓天地之太和暢萬物之生意和之至豫之象也先王法此宣之以聲而宮商律呂之俱諧飾之以容而羽旄干戚之備具豈徒美觀聽已哉凡以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德緼之為精微之懿發之為謨烈之隆唯樂能昭明而崇顯之至其用之極盛而蔑以加者莫大乎

祀冬至祭天於圜丘而配以祖季秋享帝於明堂而
配以考大合衆樂備極九變達仁人孝子之誠展薦
德歌功之志而天祖無不來格樂之洽神人和上下
如此先王法豫之功何其至哉昔儒有言觀上天下
澤而禮定於履觀雷出地奮而樂作於豫然禮猶可
因時制宜而樂之作必在治定功成人心和悅之後
人主當深思豫之為象而精求作樂之本豈可徒事
於聲音文貌之間哉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此一爻是言附勢之小人自取凶咎也窮謂滿極周公係豫初爻曰自古小人所以自取敗亡者豈有他哉惟知勢位之可恃而不識盈滿之為憂初六以陰柔小人上應九四之强援乘時肆志恱樂之極至於誇耀驕矜自鳴得意一旦勢衰禍不旋踵凶莫大焉孔子釋初象曰凡人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初六而至於鳴豫者以有援在上求無不得志盈意滿不自斂

戕以取敗亡其為凶也不亦宜乎按豫卦得名本為和樂然樂同天下則吉樂專一身則凶小人附權依勢惟知逞一己之私肆無忌憚馴至凶禍而不悟聖人之垂戒深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此一爻是言守正之君子為能超於流俗炳於幾先也介石其守堅確如石不終日見幾之速周公繫豫二爻曰人情易溺於豫既溺於豫則必至反樂而為

憂矣若六二中而得正獨能以德自守凡世間可喜可慕之事無一足動其中者故有介於石之象夫人溺於富貴逸樂其心易蔽其神易昏故事幾之來當前迷眩以介石者處此靜而能明安而能慮則凡微彰剛柔之幾一見即決轉移趨避有不待事之終日而始知者良由心中淡然無欲而得操守之正也貞而獲吉宜已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不終日貞吉者以二居下卦之中得陰位之正中正自守不溺於豫

靜虛之餘思慮自能精審所以知幾之速如此也使其躭樂是從而心無所主豈有是貞而獲吉哉按豫六爻九四外初之鳴豫三之盱豫五之貞疾上之冥豫皆溺於豫者也惟二介然守正操持固而審幾決獨貞而且吉盖常人多欲其悟也恒在事後故咎至一而不知至人無欲其覺也恒在幾先故超然而无咎聖人為處豫者示之極則如此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此一爻是戒附勢之小人望其改過以自新也盱上視貌上悔爲悔悟之悔下悔爲悔吝之悔周公繫豫三爻曰六三陰不中正素無介石之操惟知憑藉勢力以取富貴仰視六四大臣依阿取寵以恣所欲宜有悔者也倘能改絃易轍舍舊圖新猶可自免若依違寡斷遲久不決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安能免於悔哉孔子釋三象曰三雖近四亦復何傷特以不中不正處位不當故盱豫而有悔可見豫非溺人人

自溺耳盖吉凶倚伏惟人自取聖人於六三始則示以致悔之端終則勉以改過之勇為小人者奈何不翻然自省也哉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此一爻是言大臣當國宜得人以致豫也簪所以聚髮盍簪言皆速聚於我也周公繫豫四爻曰九四一陽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凡君之享和樂於上民之

享和樂於下皆由我以致之生平事業無乎不遂所得孰大焉然天下之豫固由於己而所賴共保其豫者實在乎天下之賢但天下之賢非猜忌嫉妒者之所能致也必開誠布公一出於任賢勿貳之志勿外信而內疑勿始信而終疑則我不疑人人亦不疑我同類之朋咸樂至而為我用如髮之聚於簪焉衆正皆升羣策竝効一心一德以成保豫之功所得不誠大哉孔子釋四象曰大臣以道濟天下為志苟有一

人之未豫則志必有所歉而弗行矣今在上在下莫不由我以致豫是其夙昔所期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者至此大行而無遺憾也爻之繫大有得者以此盖大臣弘濟艱難非一手一足可勝任故以得人助理為急然必先具知人之哲而後賢否不致混淆邪正不相傾軋庶幾盍簪之朋皆同道之君子而不惑於同利之小人有任人之責者尚其致慎於聚之之正而毋溺於諂媚之徒則幾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此一爻是戒人君不可過柔因豫以致疾也貞疾猶言痼疾周公繫豫五爻曰六五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沉溺於豫固有致疾之理矣且上下皆應乎四强臣當國衆心附之以君而反制於臣太阿倒持威權盡失如負疾之人久而不愈瀕於危亡者然然以所處得中先世之流風善政尚有存者天下有所畏忌而

不敢動國脉猶可以茍延又為恒不死之象焉果能一念振作奮發有為則未必不去疾而保豫也孔子釋五象曰六五之為貞疾者九四剛而不遜五以柔汞其上權歸於下勢孤於上故也其恒不死者以所處猶中先世之遺澤尚存故能保其虚位而不至於亡也豫卦於五專言為君之道不可偏過於柔葢威福為人君治天下之具臣下欲竊之者必先以聲色貨利蕩其主心使之耽於佚豫然後可惟所欲為陰

盜其柄而不覺人君誠知陵替之由皆起於䝿樂兢

兢業業日厲精於上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自可逆

折强臣之萌而主威不至下移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此一爻是戒人之終溺於豫而勉其遷善也渝變也

周公繫豫上爻曰上六以陰柔居豫極是從於匪彝

安其危利其災而不自覺者有昏冥於豫之象幸居

動體冀其能變若因天理萌動之機一旦悔悟痛革

前非事雖成而能有渝改過不吝自不罹縱欲敗度之愆何咎之有孔子釋上象曰上之為冥豫者以其昏迷於豫而至於如此何可長久而不知渝變乎苟能知逸豫之不可長幡然變其故我則冥冥者可為昭昭已人何不自勉焉按冥豫與冥升迷復同義聖人不言冥豫之凶而言成有渝之无咎取其能變則去凶而即无咎矣初六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也上六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於終者

所以誘其善也可以識處豫之道矣

䷐ 震下兊上

隨取說從之義卦因剛來下柔此動彼說得名葢上有嶶柔之德則剛明之臣來而下之卦變之所謂隨也有振作之才則億兆之心說而附之卦德之所謂隨也大抵物之相隨與已能致物之隨以德孚則一於貞以私合難免乎咎此彖辭所為特致其丁寧而全卦以利貞為斷也雖卦言物隨爻言隨物所指不

同義不外此六爻初有所渝則以廣大無私為貞二三有所係則以遠邪能守為貞四以同德之陽隨剛中之主則以誠積於中動合於道者善全其貞若九五以剛中正之君應柔中正之臣是猜嫌泯而嘉會成也上六以肫篤之極為聯屬之本是神明通而幽遐格也何一非正而固之實效乎合而觀之公正開隨之始至誠要隨之終盡乎締交之道矣處柔勿昵於宵人得志必敦乎名節位極人臣不以危疑存退

避之跡惟以明哲昭靖獻之忱盡乎獲上信友之道矣至於陽剛之君孚嘉美之佐精神攸洽德業交成致吉之道無過於此象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者備著乎九五一爻隨之義顧不大哉

隨元亨利貞无咎

此卦震下兌上為此動而彼說有隨之義故名為隨卦辭言為上者得人隨之益而又明隨之道當出於正也隨從也元亨以事言无咎以理言文王繫隨彖

辭曰已有致隨之道而物有來隨之應同心者多則何事不立何功不建其得大亨固已然必已之致隨者無違道之私而物之隨我者非黨同之弊一出於貞斯於理為順於心為安無媿於隨之義矣何咎之有若所隨非正則為非道以相與雖可致亨而亦未免有咎也可不慎哉按天下之為隨不一而莫大乎君臣之相隨君之致人隨固貴乎正而臣之隨君尤宜審擇天命之所歸人心之所向必如張良之從漢

高鄧禹之從光武諸葛之從昭烈應天順人功建名立雖伊尹太公之業何以加茲苟不擇所隨失身依附楊雄之臣莽荀彧之仕魏甚至馮道之閱歷五朝寡廉鮮恥喪名敗節其能免當時之非笑後世之指摘哉此不貞之所以取咎也

象曰隨剛来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此彖傳是釋隨卦彖辭而極言隨之貴於正也上隨

時之時當作之下隨時之義當作隨之時義孔子釋隨彖辭曰卦之名隨者於義何所取哉卦變自困来者二之九下居初初之六上居二又自噬嗑来者上之九下居五五之六上居上而自未濟来者兼此二變柔皆自下而上剛皆自上而下是剛来下柔退居陰後也卦德震動兊説是此動而感乎彼彼説而從乎我皆有物来随我之義此其所以為随也夫當随之時彼此相通樂從無强既元亨矣又必得正而无

咎者何哉葢正者人心同然之理也致隨之道惟出於正則一人之心適合乎天下人之心將見近說遠来無思不服盡天下而隨之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皆在乎此非若驩虞小補之治而已此其時義豈不大哉按天下隨時本義依王肅釋作天下隨之諸儒之釋又皆以為隨時葢正適於時之宜則隨乃盡乎正之利細而一語默一嚬笑一作息大而政事之張弛賞罰之先後禮樂之質文各順乎其時而

變通以行其正是以剛而無虐柔而不屈動者不倦說者無厭而天下之相隨者相依固結而不可散也苟泥於正而違乎時非其時即非其正矣天下其孰能隨之此其義固可相發明耳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此象傳是言君子隨時靜養之道也嚮晦日暮之時孔子釋隨象曰兌上震下是澤中有雷陽氣之動奮者隨伏入之時而休息於下此隨之象也君子體此

以為自強不息此心固不容以怠荒而動靜相生此身又不容以不息蓋日出羣動皆作則以作為正日入羣動皆息則又以息為正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各隨其宜固如是耳蓋天道人事未嘗少異如窮冬閉塞雷隱澤中造化之宴息也日入冥晦君子處內人事之宴息也人身一動一靜嘿與天運相符必能保固精神而後可恒久不已否則進鋭者退必速始勤終怠之弊安能免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此一爻是言隨人者不可不正而又當廣其集益之道也官猶主也渝變也卦以物隨爲義重物来隨已爻以隨物爲義重已往隨人周公繫隨初爻曰初九以陽居下所謂剛来下柔也爲震之主所謂此動彼説也卦之爲隨皆在於初初爲成卦之主隨之官也在我既有所隨則有心不若無心之公有主不若無

主之虚而於廓然大公之本懐未免有所渝變為官有渝之象夫私於所随固為未善然亦顧其所随何如耳若其所随皆正則無比匪之傷而有輔仁之益不亦吉乎而况貴廣大公溥出門以交則已之取於人者无限人之資於已者靡窮事無不成業無不就其有功更為何如哉孔子釋初象曰初既官有渝矣何以得吉惟從正則所與得人而無損友之傷故吉也出門交有功者交之既廣則可以友天下之士而

一善必録無所遺失此其所以有功也盖隨之為義必以得正為善而又恐其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度量褊淺取益未宏故以出門交有功舉之前聖之指示後人者切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此一爻是言人之失其所隨為不正也係牽也小子陽之微者謂初丈夫陽之壯者謂五周公繫隨二爻曰凡隨人之道當以邪正為取舍不可以遠近為親

踈今初陽在下小子之象雖非正應而近於二五陽在上丈夫之象雖為正應而逺於二以理而言二當唯五之從乃以陰柔稟性躁急不能寜耐自守反狃於近習而從初既從於初則不復從於五矣為係小子失丈夫之象夫從所當舍舍所當從失隨之正凶吝何待言哉孔子釋二象曰人之所隨是非邪正無兩可之道二既係乎初之小子則必失乎五之丈夫其勢固不得而兼與也此君子所以必慎所從而不

可牽於一時之茍合也哉夫二本柔順中正以五應之則為孚嘉而爻不之許者以情牽也情之所牽必至以私廢公以慾滅理所得者微而所失者鉅矣推而廣之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或小不忍則亂大謀或貪近功而忘遠害孰非此一念致之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此一爻是言人之得其所隨而又戒以必出於正也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周公繫隨三爻曰四陽在上丈夫之象所當隨者初陽在下小子之象不當隨者三近四而遠初則惟近之從而不暇及於遠爲係丈夫失小子之象夫四陽當任而已隨之何求不獲何欲不遂然使以有求必得之故而苟於求則又豈君子之道義自重者哉故必利於居貞不爲詭緣苟且以圖僥倖之富貴而致入於邪媚庶乎其無失矣孔子釋三象曰三之係丈夫豈獨勢之弗兼與哉盖

其取舍之極定於中志在從四終身以之其視在下之初固非所當隨者毅然舍之而不隨也不然烏能決擇如此其有定哉按以六居三不正也以九居四亦不正也以不正相比恐其專計弋獲不能以道自處而遂至於詭隨故聖人以利居貞勉之以見人之失足權門希圖富貴不過僥倖一時之榮而身名一玷千載長羞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可不致辨於此乎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

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此一爻是戒爲臣者不可以權勢上陵而惟當盡誠正之道也在道以理自守明明哲也周公繫隨四爻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地是其德之盛位之隆而奮然大有爲於天下亦何所圖而不成故隨而有獲也然四以人臣建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勢駸駸上陵於五雖其所行咸出於正而疑忌之端決不能免凶可知矣處此者宜何如必也内焉殫忠君愛國

之孚誠而無一念之敢欺外焉盡奉公守法之常道而無一事之敢僭以是明哲居之則此心光明洞達君嘉其讓而安於上民服其謙而安於下矣何咎之有孔子釋四象曰四既隨而有獲則逼上之患易生以理言之必得凶也其所以能有孚而在道者由其心實明哲知危疑之地處之甚難兢兢焉積誠以事君秉道以律已所以能有保身之功也不然其何以全上下之交歟自古人臣寵利最為難居惟當竭其

誠敬而以成敗榮辱聽之於天區區挾智任數以求苟免詎有幸乎周公之恐懼居東王莽之謙恭下士同一卑退而一誠一偽較若天淵禍福相去亦甚懸絕居鼎鉉之任者其當惕然於有孚之戒矣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誠信任賢而見上下同德之盛也嘉美也指六二周公繫隨五爻曰六二柔順中正是臣之嘉美者也九五以陽剛中正應之是人君當隨

之時以同德之與而極信任之至二之言嘉言也吾則聽之而不疑二之謀嘉謀也吾則用之而不貳孚于嘉如此則上下同心有以植建中表正之體而天下隨之者其在是矣何吉如之哉孔子釋五象曰從来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九五所居中正故能以我之正而信二之正以我之中而信二之中其相孚有如此也使已無其德則是非之鑑不明取舍之權不定又安能信善而得吉哉按九五居尊為天下所隨宜

於天下之善無不兼收如出門之初舍下之三在道之四與維繫之上六無不可與相孚而獨惓惓於六二之嘉者盖九五位在正中則必取天下之正中者以立相隨之準故以六二之柔中配九五之剛中嘉耦定於是皇極即建於是凡屬臣民雖欲不隨之而不可得矣苟不能推誠任賢一德一心以成明良喜起之治親者疎而反欲疎者親豈有是理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

窮也

此一爻是言隨道之極誠意固結者也拘係之從維之皆固結之意亨作享西山即岐山享于西山取誠意之象周公繫隨上爻曰上六居隨之極是其所以隨人者止此無妄之心合終始而不易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故其相知之深相信之篤如有物焉既拘係之更從而維之之象夫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又有王用亨于西山之象明之所以隨乎人者以此

幽之所以隨乎神者亦以此孔子釋上象曰上六拘係之者以其居卦之上處隨之極無復他往自然誠意固結而不解雖欲不如是而不能耳按隨之極言理不言事不可以一人一事該之如七十子之隨孔子雖畏匡阨陳蔡而相依不舍又如舅犯趙衰介子推之徒隨晉文出亡十九年備歷艱苦至於返國患難安樂無不共之皆由誠意固結之死靡他所以為隨之窮也

☶☴ 巽下艮上

此見亂極當治而所以治之在人之有所事也蠱者事也乃既蠱而治之之事也卦象所以成蠱卦才所以治蠱或從天道說向人事或從人事說向天道是教人竭力承天不可自失機會皆以責人治蠱也當蠱之時不可苟安要必剛柔得中乃可轉禍而為福剛而不中則急治而失之貞柔而不中則緩而不治失之裕君虛中以任賢賢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蠱

所以不終於蠱也然失之貞者猶有撥亂反治之心失之裕者終無起獘扶衰之日葢必有二五治蠱之君臣乃得全上九之高尚不然將必出而任天下之事所謂利涉大川先甲後甲者必當引爲已責矣是知有國家者誠宜臨變而亟爲之圖尤宜未危而預爲之防此持盈保泰之善術也夫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此卦巽下艮上上下不交積獘叢生故名爲蠱卦辭

言當壞極有事之時能勇往以圖功自可轉亂而為治也甲干之始先甲三日為辛取更新之義後甲三日為丁取丁寧之義文王繫蠱彖辭曰天下治亂之機相為倚伏時至於蠱敗壞已極天心厭禍將撥亂而反治世道之所以得元亨此也然致亨之道全在以人事挽天運自非實有濟蠱之力者不能必也冒險越深毅然勇往直前若涉大川然乃為利耳涉川何如如國家之紀綱法度政令賞罰其行於夙昔者

前事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必取先甲之辛以更新之

起敝更化令來者之必可追其行於今日者後事也

後事方起而尚新更取後甲之丁以丁寧之思患預

防懲往者之不可諫兼此二者前弊可除後利可久

乃為利涉而元亨也按蠱之為象蟲聚皿中勢必敗

壞天下久安無事君驕於上臣諂於下醸禍生釁日

削月割底於不可救此正蠱之象也卦辭垂訓以先

甲救蠱之將成以後甲策蠱之末至此正治蠱萬全

之術如必待蠱之既極而後圖之恐無及矣彼漢唐之季外戚宦官藩鎮盜賊禍亂已形而上下泄泄漫不經心馴至大壞極敝徒為他人驅除之資耳豈不可畏矣乎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此彖傳是釋蠱彖辭原所以致蠱之由與所以治蠱之道也天行天運也孔子釋蠱彖辭曰卦之名蠱豈

無故哉盖世道之治必以君臣交通勵精圖治而後成今卦體艮剛居上巽柔居下又卦變自賁来者初剛居上二柔居下自井来者五剛居上上柔居下自既濟来者兼此二變則是上情高亢而不下接下情退縮而不上交兩情睽隔矣卦德下巽上止是在下逡巡畏避而無敢為之心在上因循止息而無必為之志甘於自棄矣所以積弊而至於蠱也然卦辭曰元亨者盖斯世之蠱患在治之無人當此壞極之際

實有轉亂為治之機時雖未治而天下之治已决於此治蠱者誠能艱危自矢如涉大川以求必濟是往而有所事不可辭其責也至治之之道必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盖撥亂反正之功一本倚伏循環之理時至而事起天命而人從有是時即有是事亂之終正治之始夫固天道之運行然耳按甲屬天干周而復始之象故以天言要之治蠱全関人事使不勉人事之當然而坐希天運之自至是名棄天褻天而非

善承天意者矣豈聖人繫蠱之吉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此象傳是言君子體蠱之象盡自新新民之道也振者作興之謂猶風之鼓爲號令也育者涵養之謂猶山之養成材力也孔子釋蠱象曰艮山巽風此卦巽在艮下是山下有風也披靡摧落撓亂解散蠱壞之象君子體此知蠱之時教化衰微風俗頽敝民德之委靡甚矣非大加振作使之去惡遷善革舊染以自

新不可然民德之不振實由已德之昏故新民之本又在於自新必持養已德使天之與我者常存不喪而後推已及人斯民可得而理也誠能如此則成已成物兩極其功而豈猶有難治者哉盖世道當積獘之後斯民陷溺已深欲以智驅而威脅之人不堪命激而成變速亂之道也惟反而自育其德則無長不仁之心自有以振民生無犯不義之事自有以振民行堯典時雍於變而先之以克明洪範無有淫朋比

德而先之以作極此之謂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此一爻是言幹蠱於初者易為功也蠱為前人已壞之緒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幹如木之幹枝葉所附以立者也周公繫蠱初爻曰卦有父母之象諸爻皆其子也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為子者乘時之易更而善反之故為有子能盡克家之道以盖前人

之懲而考得以无咎矣然既謂之蠱處勢甚危不可以為未深而易心處之必戰兢惕厲竭其幹蠱之力而使人不知為子之功始雖危而終得吉也孔子釋初象曰前人之蠱已壞無不望其子以掩覆之更張之有不可明言之隱志焉初之為幹蠱者事雖違考意實承考也有子如此非為父者所深願哉按幹蠱之時與天下更始不得不反前人之覆轍雖改臣改政有決不容已者豈可姑息以遂先人之過貽宗祀

之憂乎大禹八年於外脩鯀之功而鯀竟得以配天蔡仲克盖前愆復邦於蔡而蔡叔得以延數百年之祀其千古臣子之極則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此一爻是見幹蠱者以得中為貴幹母尤難於幹父也母指六五周公繫蠱二爻曰六五柔順在上有母象焉治道太柔則廢叢脞萬幾馴致蠱壞非為子者之責哉九二以剛中之德起而治蠱幹所當幹固其

貞也但恐以剛承柔未免堅持拂戾則於以子事母之道有未盡安故當周旋委曲巽以入之不可自以為貞而固執之也孔子釋二象曰幹母之蠱與幹父之蠱者不同二惟剛而得中自處巽順凡事當變革者有匡救之方無矯枉之過得中以行非為子之善道歟按以臣幹君如以子幹母固不可一於柔順亦不可一於果決宋司馬光入相盡變熙寧之法可謂善矣而處之太過遂使奸人藉口改父之道為後日

報復之端而衆正皆不免於得禍爻之以不可貞垂

戒象以得中道申之兩聖人深知幹蠱之難者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此一爻是言急於幹蠱者雖蹈小悔而終无深咎也

悔以心言咎以理言周公繫蠱三爻曰九居三位過

剛不中承前人之弊不憚速於更張未免施為無漸

振刷太繁寧無小悔然幸其巽體得正巽則可以制

其過剛正則可以救其不中終於物理人事不甚拂

戾豈有大咎乎孔子釋三象曰九三幹父之蠱雖若有悔然能振既隳之緒成再造之圖心迹為人所諒豈有三年無改之嫌終得无咎宜也何患其有小悔哉盖人子改父之道隱衷必介然有所未安小有悔者所以原為子之心然能克盖前非不顯其親之過終无咎者所以策為子之力傳言魏顆不從亂命而殉妾屈建不從宗老而薦芰君子嘉之由此以推可以得蠱九三之義矣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此一爻是言怠緩者不能幹蠱之失也周公繫蠱四爻曰前事既蠱為之後者當如拯溺救焚竭蹶以圖庶幾事或有濟六四以陰居陰不能有為樂因循而憚改作若處無事然有寛裕以治蠱之象如是以往則前人之墜緒終無振興之日立見羞吝可不以是為戒哉孔子釋四象曰四知父之為蠱矣則雖奮起從事猶懼或失之今乃寛裕以往與奮勇從事者正

相反蠱將日甚一日而不可救未得幹蠱之道者也

按三以剛居剛失之太過四以柔居柔失之不及然過者雖悔而蠱已除不及者終吝而蠱愈亟權於二者之間與其為吝毋寧為悔也哉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能任賢以幹蠱光大業而永令名也譽聞譽也周公繫蠱五爻曰六五身居尊位值國事傾頹之會當圖振興再造之功但以其具柔中之

德似難一旦奮然有為者所頼正應九二得剛中之臣以輔之虚已尊賢維持不逮用此式廓前烈為中興令辟善繼善述之名歸焉聲稱垂於天壤鴻號施於無窮榦蠱之最善者也孔子釋五象曰五之榦蠱而用譽者豈在上獨力所能致哉由其柔中任二而二承以剛中之德故也葢委任得人自足以成天下之治故功在九二而名歸六五耳葢運際艱難雖英明剛斷之君猶不能不望臣鄰之助况六五之柔中

在上者乎太甲之於阿衡成王之於公旦惟其傾心信賢故能轉危為安易亂而治古今稱善守成者無以加焉誠任人之道得耳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此一爻是言無幹蠱之責者可以超然事外也周公繫蠱上爻曰上以陽剛處乎人位之外不與諸爻之為子者同任幹蠱之責是有幹蠱之能而無蠱之可幹矣不亦可優游事外理亂不聞而全身以隐遯哉

故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象惟居吾仁由吾義以自治其一身而超然於天下後世而已矣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不事王侯是不見用於世而潔清自守志願之高足以風厲人羣其功雖不及於一時而其節實可師乎百代則所裨益豈淺鮮哉蓋斯世之蠱必待斯世之人治之有心世道者豈忍坐視汙濁而不之救惟上九之時上有用譽治蠱之君下有剛中幹蠱之臣而已得以從容無事自全素尚如際唐堯之

感而後標箕頴之風遇光武之隆而後全桐江之節斯足尚耳否則甘為避人避世沮溺丈人之行又聖人之所不與也豈得援高尚以自托哉

䷒ 兌下坤上

臨之為卦總見陽當極感之時君子道亨則小人自退然必守正預防乃可制於未亂也説而順剛中而應君子進臨小人之道也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大君臨莅斯民之道也臨小人正以為斯民也夫以二

陽而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其上四陰以陰臨陽宜與陽相應三無應而近陽求媚宜无攸利四五有應而當位履中上雖去陽獨遠而志應乎内故有吉无咎之辭焉蓋為君者不能獨臨而委之賢宰相五與二應明君所以任賢故稱知臨為相者不能獨臨而委之賢有司執事四與初應大臣所以親賢故稱至臨用咸臨者而君子長矣去甘臨者而小人消矣由是司牧有人

司教有人而敦臨之治可以垂衣而長享也臨天下者其亦深鑒於此乎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此卦兊下坤上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名為臨卦辭言陽道之方行而又戒其當慎始而慮終也臨進而凌逼於物也八月以爻數言臨與遯反自臨初爻至遯二爻在卦經八爻於月經八月也文王繫臨彖辭曰臨之為卦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已有可為

之勢而卦德兊說坤順卦體二五相應又有善為之道則是羣陰可以盡去吾道可以大行當得元亨而又利於貞焉蓋陽剛勢盛固君子昌明之日然所行不正則德不合卦而失自處之道矣又安能得志哉故不可恃已之盛忽彼之衰必以公道存心正理處事則无疵可議無隙可乘乃可以致亨也然陽之長固可喜陽之消又可憂自臨之初爻至遯之二爻凡八月剛柔皆變則陽消而陰又長故有凶君子貴未

然之防可不思守正以杜其漸哉按臨當二陽浸盛正君子道長之時必惕之以凶者蓋禍患之形即伏於方盛之日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變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滛而至於不可救也惟及其盛而戒之則開元之隆不變為天寶慶歷之治不轉為熙寧矣何患保泰之無術乎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此彖傳是釋臨彖辭言當臨之時不可忘戒懼也浸漸也說而順以卦德言剛中指九二應謂六五應之以卦體言孔子釋臨彖辭曰卦名臨者方剝盡復生陽道甚微至此二陽並進駸駸乎有不可禦之勢自此而泰而壯而夬以極於純乾皆勢所必至君子非有心於逼小人而小人殆無容足之地矣所以然者卦德兌說坤順是雖挾剛長之勢而有和說柔順之德卦體剛中而應又有剛柔交濟之美不同於恃壯

用罔而一歸於正人事所至與天道相符以此臨人臨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又曰至于八月有凶者一陽固當方長之日然其退消亦只在數月之間不待于久君子宜預為之戒而思患預防豈可諉之天運之自然哉蓋陰陽之消長係賢奸之進退聖人深言消之不久者以見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易進故雖正類盈庭之日而奸邪窺伺其旁乘間抵隙不久復熾為君子者但當嚴別邪正固守其貞勿使

小人得混雜其閒則陽道常亨矣唐虞之世豈無四凶惟投之遐荒以禦魑魅故四岳九官十二牧得久安其位而萬世皆頌堯舜知人之明也可不鑒哉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此象傳是言君子法臨之道而克盡教養之功也教思容保皆臨下之事教思无窮者兌也容保无疆者坤也孔子釋臨象曰兌下坤上是澤上有地而地臨于澤有臨之象君子觀此而得居上臨下之道焉臨

下不可無教而教思有窮非教之至也君子於是設之庠序未已也而申之孝弟尤諄諄焉為之輔翼未已也而加之振德尤亹亹焉其教人之心無所不盡不與兊澤同其深乎臨下不可無養而容保有限非養之至也君子於是澤及畿甸未已也外而海隅亦弗遺焉惠我四方未已也遠而要荒亦勿棄焉其養人之心無有弗届不與坤地同其廣乎如是則教施而無一人不安其性養周而無一人不遂其生作君作

師之道盡於此矣按象言君子臨逼小人而象以教民養民為言者葢小人之害民不啻蝨賊之害稼君子欲逼而去之皆為斯民計也故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蕭何則云養民以致賢人言在上能盡教養之道則在下之賢人必多世皆君子而無小人道其可以大行矣不可以證彖象相發之旨乎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此一爻是見臨人者必先自正其身也咸皆也周公

繫臨初爻曰卦惟二陽遍臨四陰凡陰柔小人皆在所臨者也故為咸臨然君子於小人不恃吾有常勝之勢而恃我有必勝之理初九剛而得正有貞之義其所以為臨者循乎義理之安而非發於意氣之私自治謹而慮事周則動出萬全在我無可議之疵在彼無可乘之隙小人可去而獲吉矣孔子釋初象曰咸臨以正而得吉者無他蓋自治之嚴慮事之審君子之正也誠能以正自持固不亂於小人之羣而亦

不至為已甚之行如是而吉又何疑哉按臨一也而義不同有臨逼之臨初二爻是也有臨涖之臨三五上爻是也有親臨之臨六四一爻是也要之皆歸於正則臨之道得矣然獨於初云貞吉而諸爻不言者蓋二之咸臨與初同不必復言正三既憂之則反甘臨之不正而歸於正矣四五上曰至曰知曰敦則正亦在其中矣獨初居臨之始小人衆而君子獨非行之以正無以成制邪之功故卦既戒以利貞而又於

此發之也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此一爻是言陽道得勢上進而臨人之功益盛也未順命謂所臨之小人未順天命周公繫臨二爻曰初二皆有咸臨之象初剛得正二剛得中而二之勢又上進則加盛矣舉動合宜所以臨之者有其道權勢在我所以臨之者有其機以是而臨小人則義足以服其心力足以制其暴陰邪可盡去而吾道靡不伸

吉无不利宜也孔子釋二象曰二之咸臨吉无不利者何哉蓋君子以正道命令天下人無不順而從之彼小人於君子心術不侔趨向各異獨以陰僻之私排阻撓抑於其間邪類不詘則正道不伸君子之臨小人正為其未順命而不得不去之耳按未順命或以為未順天命或以為未順君子之命要之君子之命全乎天理即天命也邪正不兩立故小人不順於君子而君子必欲屏絶之正以其悖乎天理耳豈從

一巳之同異起見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此一爻是見無德者不可以臨人也周公繫臨三爻曰三居下卦之上臨人者也陰柔不中正又居説體無實德以臨人惟虛示甘美之情以臨在下之二陽而不知君子易事難説知其巧僞無實誰則信之宜乎无攸利矣若能知甘臨之難以感人憂之而改

行從善焉則可見容於君子而何咎之有哉孔子釋三象曰三之甘臨以其陰柔不中正而位不當也已無其德而善柔成性邪媚存心是則小人之咎耳既知其無益而憂之則悔悟之下必能去偽存誠而甘臨之咎自不長也按六三以甘媚臨人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說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處已嚴故不受不正之說與人寛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為六三開遷善之門然亦可見二陽之用心矣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此一爻是見相臨之切至而靡間也周公繫臨四爻曰四以柔順得正下應初九陰陽相得其情密矣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情意懇到自無交疎間隙之咎宜其為臨之至者也孔子釋四象曰四之至臨无咎者由其以柔居柔處位得當故能與初情投而意洽也否則親厚而情疎烏能切至如此乎按六四坤兑之交地與澤相臨之至在人事則以

順正之人得正應而與之宜其相親愛如琴瑟之和塤篪之應矣然止曰无咎者盖取其情意切至而不能大有所為大約柔爻原未易得吉但以无咎為幸耳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此一爻是言臨天下者不自用而任人所以成其為大知也知臨是有任賢以臨下之智周公繫臨五爻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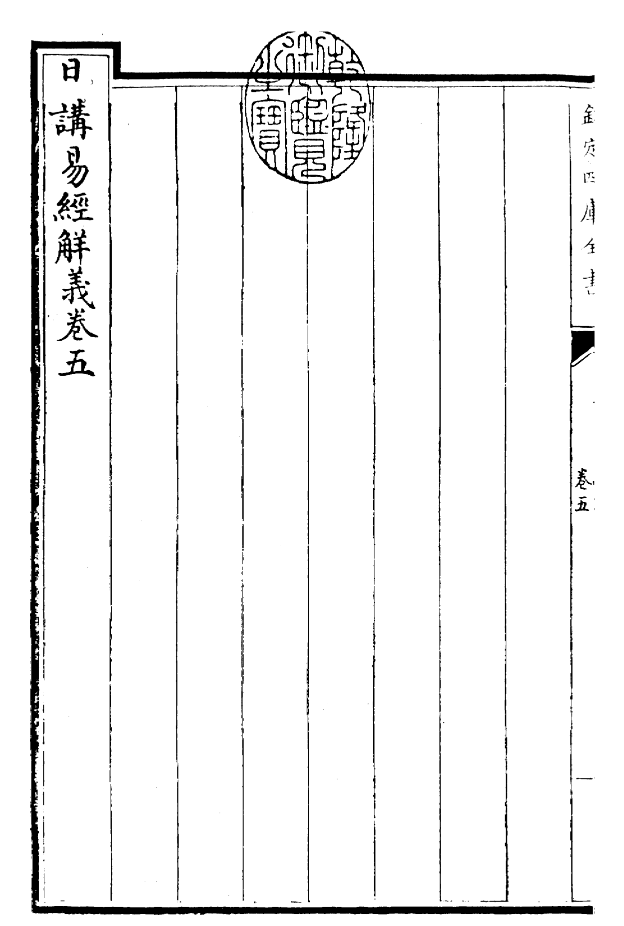
任以成治功蓋知天下之大非一人心思所能周而屈已下賢資其聰明以廣吾之所不及誠得執簡御煩之要者此其為臨乃知者之事而大君之所宜也如是將見不用其聰而聰無不通不用其明而明無不照君道得而治可成矣吉何如之孔子釋五象曰人君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乃天理當然之極即中道也世主或聰明自用而不肯下賢則失之過或昏昧自安而不知下賢則失之不及五以柔中應二之

剛中是能任用賢人不偏不倚乃行中之謂也按知以高明為德六五本柔何以知稱蓋人君沾沾自用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以成其不知中庸稱舜大智惟其好問好察而約之用中其得知臨之道者歟又言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則知自古臨天下者未有不要之於知而又非一人自用之謂也可以悟為君之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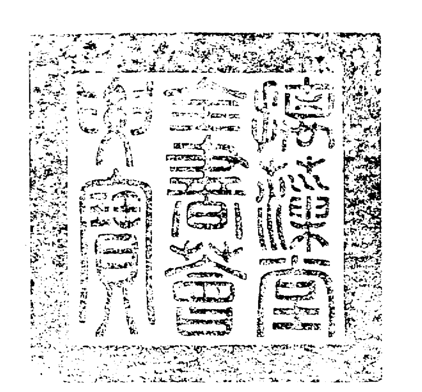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此一爻是言上六之能下賢始終相與而無間也敦厚也内指下二陽言周公繫臨上爻曰上六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與初二雖非正應而陰求於陽乃為至順故志在乎從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敦厚之至也夫親賢取善常患其不克終惟敦臨者好德之心出於至誠始終如一其為吉而无咎又奚疑乎孔子釋上象曰内卦二陽咸臨之君子也上九志於順陽念茲釋茲專在於是愈久而愈不忘是以敦臨吉

也臨之為道蔑以加已按上居坤體坤厚載物即法坤之厚以為臨坤土也故於臨之上曰敦臨吉艮亦土也故於艮之上曰敦艮吉可見厚於終者未有不吉而用之以待賢人尤為得其正也夫



日講易經解義卷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李士勲